为哄小助理，儿子被丈夫扔下深海打窝钓鲨鱼

只因小助理想吃新鲜鱼翅。

老公把儿子扔进深海，打窝钓鲨鱼。

“儿子会潜水，大大方方展示游泳技术，有什么问题？”

“能钓上鲨鱼给沐雪吃刺身，是你们母子的福气！”

儿子呛水窒息，面色惨白，连连呼救。

小助理却拉住前去察看的老公，娇声哀求。

“傅总，你儿子游得真好！”

“反正有救援绳，人家还想多看一会，好不好？”

我奋不顾身跳下救援，却被数只鲨鱼围绕，撕得不成人形。

直到救援绳被咬断，海面被鲜红血色浸满。

老公终于慌了。

“别装了，还不游上来？”

“你是专业潜水员，怎么可能会出事？”

1.

为完成儿子五一假期的亲子出游作业。

傅铭宴不得不带上我和儿子，一起出席公司的出海团建旅游。

赶赴码头的迈巴赫上。

他眸色冷冽，漫不经心地瞥了我和儿子一眼，修长的手指紧握着方向盘。

“到了轮船上，和你妈坐在最后一排。”

“别丢人现眼。”

儿子战战兢兢地点头。

他眼睛一闪一闪地眨巴起来，悄悄在我耳边，激动地说。

“妈妈，你别怪爸爸话少。”

“他爱我们，只是不懂表达。”

我无奈笑了笑。

心却像针扎一样疼。

没法告诉他，他的父亲好几天夜不归宿，回来时却有不一样的香水味。

踏上甲板，我才知道香水出自于新来的小助理苏沐雪身上。

她装作没见到我们母子，噘嘴伸出手，炫耀夸张的延长美甲。

“傅总，好看吗？”

傅氏集团有禁令。

女员工必须着装得体，决不能留长指甲，以免影响业务开展。

就连我，也不想坏了规矩，白扔掉一张高端美甲工作室的金卡，只留下光秃秃的十指。

可傅铭宴眉头一挑，认真地打量着她的手。

“嗯，还挺好看的。”

结婚五年，我以为他被琐事扰得厌烦，从未责备过他对我们母子的冷漠疏离。

可他望向苏沐雪的眼神，竟然如此温柔深情。

苏沐雪小声嘟囔道。

“我还打算镶钻。”

“可是太贵了，根本买不起，傅总什么时候能给我涨工资？”

她声音娇滴滴得能掐出水来。

没等傅铭宴开口，我冷笑一声，问道。

“苏助理，你是没看到我吗？”

“你对公司有什么特殊的贡献，就要求涨工资？”

“既然你要涨，就先把手上的美甲卸了，好好遵守公司的纪律。”

苏沐雪被驳了面子。

她面颊涨红，可怜巴巴地垂下头。

“傅总，我以为你会喜欢，没想到惹夫人不高兴了。”

“抱歉，我现在就卸掉！”

她装模作样扬起手，狠狠磕在护栏的钢板上。

傅铭宴心疼地皱起眉头。

他握住她的手，下颌线骤然紧缩，低声朝我呵斥道。

“顾清歌，你古板无趣，没必要求别人和你一样。”

“公司的规矩能立就能改，从今天起，女员工都可以做美甲。”

游轮上的同事们议论纷纷。

“我没听错吧？傅总竟然要为苏助理改规矩！”

“看来先结婚的不一定是真爱，没准苏助理过两个月就转正成傅夫人了！”

“换我娶了顾清歌也烦，天天只会带着儿子来公司送饭，跟个保姆老妈子有什么区别？”

我心口一刺。

相识八年，相爱七年。

当初他创业时求婚，夸我性子沉稳，宜室宜家。

我答应了一穷二白的他，五年来育儿持家，无一错处，终究成了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妇人。

而苏沐雪性格乖张，凡事大胆任性，却入了他淡漠的眼，甚得欢心。

我失魂落魄僵在原地。

被无数目光剜了一遍又一遍。

儿子握紧了我的手。

“妈妈，我们去后排坐。”

他拉着我要走。

身后追随的目光一紧。

“慢着。”

“先过来给苏助理赔礼道歉。”

2.

苏沐雪哭得梨花带雨。

她揉了揉眼角的泪，摇头说道。

“算了，傅总。”

“我只是个无足轻重的小助理，别因为我，伤害您和夫人的和气。”

随后她眼眸一转，笑着问道。

“刚刚吵架吓着大家了。”

“道歉就不用了，要不请夫人和少爷一起表演个节目吧？”

傅铭宴顿了一下，点头同意。

“只要你能原谅她，都可以。”

“节目你定。”

高高在上的傅总夫人竟然要亲自下场，给一个助理扮丑取乐。

周围纷纷投来奚落嘲讽的眼神。

甚至还有人掏出手机，想拍下我和儿子窘迫的一面。

人人都等着看热闹。

儿子手足无措地低下头，瑟缩在我的背后。

我指甲深深嵌进掌心。

“傅铭宴，你答应过小风，五一假期要陪他好好玩。”

“难道要强迫他说唱逗笑扮小丑吗？”

苏沐雪顿了顿，瞬间变成一副无辜可怜的模样。

“夫人，我没这个意思。”

“只是傅总和我分享过，你是潜水教练，少爷也是区里的潜水冠军，我只是想看您表演一下……”

话语虽是在阻扰。

可言外之意，连节目单都已经给我们母子安排好了。

傅铭宴冷冷地扫过我和儿子。

“是你先扰了大家的兴致。”

“带上儿子穿上潜水服，跳下去游几圈，别失了体面。”

他语气不容置疑。

似乎早就忘了，我难产生下儿子时，他红着眼说，要护我们母子一世周全。

后来儿子学走路摔伤，他都重金聘请全市最好的医疗团队，来治疗那微小的伤口。

我怪他娇惯儿子，他笑着说不想见我担忧伤心。

可现在，他却为了哄苏沐雪，摸准了儿子是我的软肋，狠狠插上一把刀。

游轮早已驶出浅海。

汹涌的浪潮一轮接着一轮，晃得游轮极度颠簸。

就算外行人也明白，这种能吃人的海浪，跳下去就是生死未卜。

我毫不犹豫地将儿子护在身后。

“他才十岁。”

“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他真出了事该怎么办？”

傅铭宴喉结滚动了一下。

他眼眸晦暗不明，忽然冷笑一声。

“顾清歌，你是不是故意的？”

“之前去马尔代夫玩，你不是带着小风去潜过水？”

“偏偏今天不行，是不是故意要驳我的面子，让我难堪？”

或许是感受到了低气压。

儿子忽然开口解围。

“爸爸，你不要和妈妈吵架了。”

“我愿意去！”

3.

傅铭宴满意地点头。

“管家，帮忙安顿好夫人。”

“别让她情绪失控，毁了小风的表演。”

我心急如焚，发狂似的扑向给儿子穿衣服的仆人。

下一秒，却被保镖围住，死死按在地上。

我焦急喊道。

“小风刚刚流感初愈，根本没法进行潜水活动！”

“你让他下海，不就是要了他的命吗！”

可儿子疲惫地擦了擦汗，朝我跑过来，轻声说道。

“妈妈，没事的。”

“等爸爸看到我游得好，就会多喜欢我们一点了。”

苏沐雪凑上前，嗤笑一声，低声讽刺道。

“不愧是你儿子，临死了还在做梦！”

“陪了八年的男人，八天不到就陪我上床了。”

“你猜猜傅铭宴为什么突然松口，要带你们团建？”

“是因为我想吃鱼翅，你们刚好会潜泳，是再合适不过的活人打窝！”

声音不大，一旁的儿子却听得清清楚楚。

他不敢置信地浑身发抖，本能护在我面前。

“你说谎！”

“爸爸怎么可能会这样对我们！”

傅铭宴眼眸一沉，目光凌厉。

“顾清歌，你在跟小风胡说什么？”

“我知道你心思肮脏，但你没必要乱揣测苏助理和我的关系，她还未婚！”

“小风，大人的事情你别插手，准备下海表演节目！”

儿子死死咬着下唇。

他眼眶转着泪，勉强地笑着对我说。

“妈妈，一定是我们哪里惹爸爸不高兴了。”

“他之前很早就会回家的，可现在太忙都不理我们了。”

“等我游完泳回来，我们一起去吃米其林！”

无爱婚姻下的孩子就是这样。

小小的身躯，妄想撑起整个支离破碎的家。

见他决绝跳进海里。

我心脏被拧成一团，疼得呼吸困难，不断地喊着傅铭宴让他上来。

可他却置若罔闻。

反倒耐心地在案板上切起了水果，熟练地端给苏沐雪。

我才想起来，上一次他削水果给我和儿子，已经是四年前。

后来我们母子生病，想吃个苹果，他只冷哼一声，说：“你们自己没手吗？吃软饭的才会伺候你们。”

怪我。

怪我还贪恋着往日余温，将孩子推进了万劫不复之地。

没过多久，儿子就惨白着脸。

他不断地挣扎浮出水面，又失去力气沉进海里，显然体力不支，开始疼痛抽搐。

不远处，正有几条波动异常的海浪。

这正是鲨鱼争先恐后地游过来的标志！

我慌忙扯住傅铭宴的袖子。

“快收紧救援绳，鲨鱼围过来了！”

“什么鱼翅你买不到，为什么要拿小风来打窝！”

他眼眸冷得更深了。

“你在说什么胡话！”

“只是海浪涌得比较凶而已，哪来的鲨鱼？”

“假设你们真能钓上鲨鱼，给苏助理尝尝鲜，倒是可以免了道歉。”

我心一沉。

他果然早就规划好了！

儿子害怕极了，想奋力呼救。

可浪太大，他马上被呛了几口海水，难受地扑腾着说不出话。

我不再犹豫。

迅速穿上潜海服，头也不回地跳进了海里。

4.

巨浪掀涌，我被拍打得浑身剧痛。

肋骨处传来清脆的骨裂声，头也昏沉起来。

我凭借着多年的训练本能，逆着浪潮，忍着搅碎神经的剧痛，托举住了下沉的儿子。

儿子意识不清，难受地反呕着水。

嘴里还含糊地念叨着。

“妈妈，爸爸笑了吗？”

“他笑了，我们还能和以前一样，每天都在顶楼数星星了。”

说完，他再也支撑不住，痛昏了过去。

混乱中的我鼻尖一酸。

使劲全身力气，扯住儿子一起浮出水面。

“傅铭宴，快拉我们上去！”

“万一我们磕碰流血受伤，就会被鲨鱼撕碎！”

我抬眼，正对上傅铭宴疏离的眼眸。

苏沐雪故作焦急地扯着他的袖子。

“傅总，快拉他们上来吧？”

“万一少爷出了事，夫人肯定会对我又打又骂的！”

他一言不发，朝着管家使了个眼色。

很快，围栏处竟然飞下来一块带血的牛肉，砸在儿子的身上。

傅铭宴摇着红酒杯。

“你们这么喜欢演戏，我就陪你们演到底。”

“我倒真想看看，哪里有鲨鱼。”

数十只鲨鱼瞬间包围过来，咬断了救命的安全绳索。

我绝望至极，用身体紧紧裹住儿子。

锥心的疼痛袭来，利齿穿透了我的小腹和腿。

硬生生撕下好几块肉后，我终于失去了意识。

波涛汹涌的海面，染成猩红一片。

傅铭宴皱眉疑惑。

“刚刚丢下的牛排，怎么会带这么多血？”

管家上一脸惶恐，支支吾吾地说道。

“傅总，这……这是夫人的血！”

“刚刚船长探测到了鲨鱼潜伏，夫人和少爷大概已经不行了。”

傅铭宴猛地站起身，瞳孔剧烈震动起来。

（卡点付费）

5.

他慌张地扫视着海面，搜寻着我们母子的踪迹。

“顾清歌，还不快带小风游上来？”

“你是专业潜水员，根本不可能出事！”

可鲜血早就染遍了船底，再也没有人回应他了。

傅铭宴手抖得厉害。

掌中的水果盘跌落在地。

他低声吩咐。

“管家，快给我准备潜水服，我要下去看看！”

傅铭宴抓起递来的潜泳服往身上套，金属拉链发出刺耳的刮擦声。

苏沐雪不情愿地拽住他的袖口。

“傅总，现在太危险了！”

“管家说的情况仅仅是有概率而已，说不定就是牛肉被撕咬了，染红了海面。”

她还想再说下去。

“让开！”

傅铭宴不耐烦地甩开她的手，打断了她。

紧接着，他就察觉自己失态，安慰愣住的苏沐雪，低声说道。

“苏助理，抱歉。”

“他们毕竟是我的亲人，所以着急了一点。”

苏沐雪欲擒故纵地后退几步，眼圈红得厉害。

“傅总，没关系的。”

“在你心里，我的确没他们重要。”

“可万一他们母子相安无事，反而你跳下去出了事，我实在不知道怎么办了……”

周围的员工纷纷围了上来。

他们惯会见风使舵，都朝着苏沐雪一边倒地劝阻道。

“傅总，刚创业的时候，夫人还给合作方表演过水下憋气十分钟，这才六分钟不到，所以不肯露面吧？”

“是啊，我刚看见少爷小腿还在蹬水，演得真够卖力！”

“浪声这么大，他们都能憋着不露头，难道是串通好要您难堪？”

傅铭宴眉头皱得更紧。

他若有所思地凝视着海面，像是在回忆着之前那段时光。

我潜了上千次的水，倾尽五十万的工资积蓄，填补了他最初创业资本的空缺。

后来他谈的合作方仍然不看好项目，项目接近搞砸的时候，我出谋划策，请他们一起应酬吃饭，表演最高难度的水下憋气。

项目经理很高兴，才有了傅氏的第一笔生意。

可他却怎么都笑不出来，低着头和我说，“清歌，我恨我自己无能，竟然让你像个小丑一样，给这些财大气粗的老板助兴。”

“以后，我不会再让你受这样的委屈。”

我也笑着点头，依偎在他的怀里。

傅铭宴心揪紧了一下。

可仅仅是一下。

他立在甲板栏杆前，海风掀起银灰色的西装下摆。

冷白肤色衬得眉骨愈发凌厉，深灰色领带被扯松半寸，完全露出突起的喉结。

“沐雪，抱歉，刚刚没考虑到你。”

“如果鲨鱼真的攻击了他们，怎么可能不向我们呼救，这么久没出来，多半是在潜海故弄玄虚。”

话虽是这么说。

傅铭宴的眼底仍是闪过一丝纠结和担忧。

连苏沐雪喂他吃水果，他都歉疚地笑了笑，说自己没有胃口。

过了几分钟，他实在难捱思虑，坐立不安。

再次走上甲板后。

海面上的场景，却逼得傅铭宴冷汗直冒。

6.

海面平静得可怕。

刚刚汹涌的浪潮，早就偃旗息鼓。

只剩被撕碎的零星潜泳服，飘荡在船底。

傅铭宴单手撑住湿漉漉的栏杆，精壮腰身被黑衬衫裹出倒三角轮廓。

他心急如焚，突然提高音量，对着海面喊道。

“顾清歌，你还要演多久？”

“你非要让全公司看我的笑话是不是？”

“如果再不带着小风上来，今天我们就离婚！”

他向来说一不二。

如果不是被逼急了，他不会拿着离婚当着威胁的幌子。

要是当着儿子的面提离婚，无论如何我都会冲出来拦住他，不允许伤害儿子稚嫩的心。

可这次，我没有。

没有像之前那样憔悴地出现在他面前，哭着问他，“你是不是不爱我们了。”

没有再和他争论，五一假期到底该不该陪着孩子。

在座的所有人都安静下来。

大抵都猜到了，我们母子凶多吉少。

特别是刚刚那几个劝傅铭宴不要下海的，心照不宣地坐到了最后一排，不敢抬头和傅铭宴对视。

苏沐雪却不识好歹地贴上来，呼出的热气喷在傅铭宴耳后。

“傅总，你不是说过，最讨厌看见顾清歌那张无趣的脸吗？”

“没了她，你就不用每天辛苦找借口，陪她出游了。”

“让船长继续往前开吧，留在这里也不是个事。”

傅铭宴脸色阴鸷。

他咬紧后槽牙，一字一顿地问。

“你什么意思？”

苏沐雪委屈低下头，不敢再作声。

身旁的同事还在小声嘀咕。

“看来傅总还是喜欢夫人，和苏沐雪只是玩玩而已！”

“她是害死傅夫人和少爷的罪魁祸首，真不知道待会傅总会怎么处置她！”

“是啊，傅总行事果断，该不会把她送去喂鲨鱼吧？”

“三姐就该死，早看她不爽了，死了公司也清净！”

听到这些话，苏沐雪气得咬牙切齿。

她虽是新来的员工。

可凭借着傅铭宴的喜爱，谁敢不叫她一声“沐雪姐”？

她像是被猪油蒙了心，不信邪地拦住了傅铭宴。

“傅总，我觉得清歌姐太任性了。”

“就算她和少爷真的被鲨鱼吃掉了，也是她自作自受，怪不到你我的头上！”

“不如趁这个时间段，钓个小鲨鱼上来，你答应过我，要给我准备最新鲜的鱼翅……”

傅铭宴冷哼一声。

他直勾勾地盯着苏沐雪，眼神像要立刻生吞了她。

“闭嘴。”

“趁我还没找你的事，滚远点！”

苏沐雪愣住了。

只见管家急匆匆地跑了过来，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傅总，船长用了雷达，还是搜寻不到夫人和少爷的踪迹。”

“周围的鲨鱼已经散了，老水手说，只有吃饱喝足了，鲨鱼才不会攻击船只。”

“前面夫人向您呼救，是真的看到了鲨鱼！但是您吩咐我们扔下了带血的牛肉，所以……”

“夫人和少爷大概率已经被鲨鱼一并误食了！”

7.

傅铭宴脸色惨白。

他额头冒着涔涔的冷汗。

“不可能！”

“清歌是海上救援队出身，从没有一次救援失败过。”

“无论是多危险的情况，她都不会出事，还能把受困的人带回来……”

他脑海盘旋着七年前的记忆。

我冒死救援下了豪门出海被困的人，为他拿到了创业的百万佣金。

回来的时候，我已经缺氧溺水被送进了ICU，救治我的医生说，我大概率会脑死亡，变成植物人。

他不眠不休地守在医院的走廊边，闷了一根又一根的烟。

所以，我九死一生醒来后，他只允许我当潜水教练，再也不许我进入海里救援。

可七年后，是他亲手将我再次推进死亡的深渊。

傅铭宴慌乱穿好潜水服。

“我要下海亲自看看。”

“系紧救援绳。”

管家犹豫不定，还在劝阻。

“傅总，您考虑清楚了？”

“您没有经历过潜水训练，贸然进入深海，很有可能出事！”

可他只抛给管家一个不容置喙的眼神。

随即戴好呼吸面具，纵身一跃，潜进了冰冷的深海。

波涛拍打得他疼痛不已。

那深层的海域，鲜血的腥味还未散尽。

不远的地方，我和儿子被丢弃的呼吸面罩和救援绳，不断起伏着。

除了能看到鲨鱼摆动的尾翼，什么都看不到了。

我们母子消失了。

傅铭宴拼命游向鲨鱼，恨不得要掰开鲨鱼的嘴，仔细看看有没有我们的身影。

管家探测到了他的行踪，吓得在船上大喊。

“傅总，快离开！”

“您身上也沾到了血，鲨鱼群很可能回头攻击！”

苏沐雪也急着喊道。

“傅总，你别做傻事！”

“就算夫人和少爷都没了，我还能陪着你！”

傅铭宴根本不听防水耳麦的传话，反而嫌吵直接扔掉了。

他全力追上鲨鱼。

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救下我和小风！

鲨鱼察觉到异常，纷纷回过头来，朝他围拢。

傅铭宴丝毫不畏惧，像个疯子一样送到了鲨鱼的嘴巴，想察看是否有我们母子的痕迹。

鲨鱼群自然不会轻易放过这个送上门的猎物。

很快，冰冷尖锐的利齿就穿透了他的背脊。

他疼得倒吸一口凉气，差点就昏了过去。

可一想到，万一我和小风还活着，还卡在鲨鱼的腹中等他救援。

傅铭宴疯狂地朝鲨鱼口中探去。

他任凭鲨鱼撕咬，也要察看个仔细。

身体一块块的肉被撕了下来，他还没来得及掰开鱼嘴，就已经痛得意识模糊。

几张血盆大口朝他袭来。

千钧一发之际，身上的救援绳飞速收紧，他被硬生生扯回了船上。

备用的医疗人员连忙给他施救止血。

傅铭宴昏沉着头，吐了几口咸苦的海水，迷迷糊糊地念道。

“清歌，小风，不要怕。”

“我在，我马上就救你们出来，等我……”

说完，他再也撑不住，失血过多昏了过去。

8.

直到深夜。

傅铭宴才醒过来，眼前却是哭红眼的苏沐雪，激动地拉住他的手。

她娇声抱怨。

“刚刚管家还说要追踪鲨鱼，侦查腹部是否有他们母子。”

“为了不让你知道结果伤心，我直接把器械都掀了，他竟然还让我滚下去喂鱼！”

“铭宴，你不是喜欢我吗？也该为我说两句话吧？”

在外面，她叫的是“傅总”。

在私人的游轮病房里，她却叫的是“铭宴”。

这是傅铭宴亲自准许过的。

他说叫“傅总”太生分，压抑了苏沐雪鲜明的个性，不如直接喊他的名字。

可现在，傅铭宴却觉得冒犯。

甚至，胃里油然生出一股恶心。

他冷淡抬眼，说。

“好提议。”

“鲨鱼刚好不见了，拿你去打窝刚好合适。”

“但没找到清歌和小风前，我还没心情处理你。”

苏沐雪僵在原地。

像块失神的木头一样噤声沉默。

他踉跄起身，连忙找到管家。

“怎么样？”

“附近海域搜索得到他们母子吗？”

管家摇摇头，战战兢兢地回复。

“还是没有。”

“还在追踪那几条鲨鱼，只能到时候剖开鱼腹……”

傅铭宴紧紧攥着拳头，指节泛白。

“不可能！”

“他们一定会平安无事的！”

“就算被吞进了肚子里，靠着腹部的空气也能存活12个小时！”

“调来北城所有猎鱼高手，下全力抓捕鲨鱼，花多少钱都无所谓！”

管家连忙允诺照办。

一旁的镜子里，映射出傅铭宴憔悴惨白的脸，过度的操劳使得他脊背不自觉地弯下去。

他眼神满是担忧和自责。

一度撕开了全身的绷带，在伤口处撒上餐桌上的调味盐。

剧烈的疼痛下，他才会短暂感觉心里的歉疚消解了一点。

十二海里的小岛上，夜色苍茫。

不知过了多久，我才抱着儿子浑浑噩噩醒来。

岛上的渔妇给我送来新鲜的鱼汤。

“姑娘，你怎么敢带着这么小的孩子下海呀？”

“要不是海浪滚得厉害，将你们全部打到了十几海里开外，刚好进入我们渔民的地盘，否则你们早就葬身鱼腹了！”

“渔船倒是远远地探测到那边有傅氏的游轮，你是傅氏的人？”

我大脑一时还没理清。

转身向一旁看去，儿子没有受伤，正安然无恙地酣睡在一旁。

而我胸骨疼得厉害，忍不住闷哼一声。

“打搅了。”

“我……我不是傅氏的人，还请你们封锁找到我们母子的消息。”

“这段时间的医药膳食费用和封口费，我都会转给你，三百万，够不够？”

渔妇同为女人。

见我第一时间没打电话给丈夫，大概也明白了我的意思。

她和蔼地点点头，随即为难地说道。

“刚刚已经收到消息，傅总正在调遣专业的海上救援队过来搜寻。”

“如果你是傅家夫人，不一定能帮你瞒住。”

我咬着下唇，勉强挤出一丝微笑。

“没想到，他竟然在找我们。”

“我还以为如果我死了，他会高兴地另娶新欢，到时候我也好告他重婚罪。”

“麻烦你到时候统一口径，就说我们母子死了。尸体飘得很远，到了公海范围，无法搜查了。”

9.

搜查队找了三天三夜。

他们查到了所有嫌疑的鲨鱼，剖开鱼腹后，全都没有残余的人类骸骨。

可找到我们的尸体，却是大海捞针。

很快，有人出谋划策，认为我们的尸体飘荡的方向，就是附近的紫金岛。

傅铭宴抱着最后一丝希望，登上了岛。

他来的时候，我和儿子正在渔民家的阁楼上吃饭。

儿子比我先看到了他，却只是低下头，连忙把我拉进屋子里。

“妈妈，我们不要认他了。”

“他根本不喜欢我们，还要把我们喂鲨鱼！”

我鼻尖一酸，点点头。

“好。”

“都怪我识人不清，害得你和我一起遭罪。”

“我们一起隐姓埋名，从此和傅家无关了。”

说话间，身上的伤口也随之裂开。

我疼得咳嗽了两声。

门外的傅铭宴脚步忽然一顿。

他大步流星朝阁楼走来，激动地呼唤着，“清歌！”

“是你的声音！”

“你和小风在这里对不对？”

他大力敲着阁楼的门。

几乎都要把锁砸烂。

我眉头紧皱，心里只剩无限厌烦。

为了不损坏渔民家的陈设，我不情愿地打开了门。

眼前的傅铭宴头发凌乱，湿透的衬衫领口耷拉着，额头的汗珠顺着喉结滚进半敞的领口。

他高兴得眼眶红了一圈。

本想伸开手臂抱住我，却看到我浑身包扎了绷带，悬着的手放了下去。

“疼吗？”

“抱歉，我没想到真有鲨鱼。”

我冷笑一声。

“傅总，你不就是要拿我和小风打窝？”

“不然你的苏助理，怎么才能吃上新鲜的鱼翅呢？”

“我不明白，你怎么好意思腆这个脸，来和我们两个差点就一命呜呼的人道歉！”

傅铭宴抿紧薄唇，眼里都是焦急和内疚。

“清歌，我没有那个意思。”

“吃鱼翅只是我的玩笑话，苏助理要帮我处理工作上的事情，我不想薄待下属。”

“我一直以为你和小风水性好，一定不会出事……”

他见我不为所动，转头对着儿子温柔地笑起来。

“小风，爸爸来接你们回家了。”

“你不是说，最想和我一起吃米其林了吗？”

“你劝劝妈妈，让她别生气了，我们一起把五一的亲子作业交了，好不好？”

儿子躲在我的身后，淡漠地瞥了他一眼。

“你走吧，我没有你这样的爸爸。”

“你不喜欢我们，我们也不会再求着你喜欢了。”

傅铭宴急得焦头烂额。

他恳求着说。

“是爸爸错了。”

“爸爸发誓，一定会给你和妈妈一个交代！”

10.

傅铭宴离开后。

他请了北城最好的医疗团队专门上岛给我治疗。

还有专业的理疗师，在码头的游轮上给我开小灶，亲自端来给我试吃。

可我都拒之门外。

只请了岛上的一些本地医生为我诊治。

傅铭宴也就不能再通过旁人，打探到我的消息。

他每天都像变了一个人一样，工作也不管了，项目也不谈了，只在楼下徘徊。

一介叱咤商界的风云人物，和路边的流浪汉没有区别。

这是他应得的。

最近三年，他早就无数次冷暴力我和孩子。

如今，我只是把他当时的态度，一成不变地全都奉还给他。

就这样过了一个月。

傅铭宴终于忍不住了，他红着眼，拦住了伤好出门的我。

“到底怎样，你才肯原谅我？”

我一声不吭。

和他多说一句话，我都觉得恶心。

傅铭宴失落地垂下头，说道，“以前不好的习惯，我都可以改。”

“但是不是，都没机会了？”

我淡漠地回应。

“是。”

“结婚时，我说过你爱上别人以后，就绝不可能原谅。”

“如果你不想害得我和小风抑郁，那你就消失在我们的生命里。”

他抬头，正好撞上郁郁寡欢的儿子。

儿子片刻不停地踱步，像是被创伤成了刻板行为。

或许心里的内疚积压太久，他无法克制自己，滚落几滴热泪。

“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

“你放心，我会用我自己的方式赎罪……”

他佝偻着背，疲惫地转身离去。

我没再多看他一眼。

阁楼上的儿子蹦蹦跳跳跑下来，问我。

“妈妈，刚刚我装得很好吧？”

“没有他的日子，我过得也很开心，一听到他想回家，我就受不了！”

我苦笑道。

“傻孩子，都是妈妈不好。”

“没能早点果断结束婚姻，还把你牵扯进了大人的事情。”

儿子摇摇头不说话，给我温暖的拥抱。

“只要你离婚，我愿意跟你！”

我心里一阵欣慰。

得到了儿子的许可，我也一心筹备起了离婚，找到了专业律师商谈。

刚准备起诉离婚。

一张傅铭宴发来的离婚协议书却打破了我的节奏。

上面清楚地写着他愿意净身出户，并且嘱咐我尽快签字。

我虽疑惑，但还是签下了名字，返还回去。

紧接着，我就接到了警察的电话。

“顾女士，您需要来认领一下傅铭宴先生的遗体碎片。”

“今天下午，他带着苏沐雪小姐出游，逼着她吞下了大量带刺的鱼翅。”

“她被噎住后，没有及时得到救治，目前已不治身亡。”

“至于傅先生，畏罪自尽，特意吸引来鲨鱼群，跳进了海里……”

估计是死相极惨。

警察怕我承受不住，没能说下去。

我的心不免一沉。

原来他让我签离婚协议，是不想将我牵扯进这场赎罪的命案。

很快，我恢复镇定，深吸一口气说道。

“我们已经离婚，不是法定夫妻。”

“他死了，和我没关系。”

对面知晓后，便挂断了电话。

儿子端来一盘热乎的菜，笑着对苦着脸的我说。

“妈，吃饭。”

“我刚学会炒的，以后就不用总想着去米其林餐厅了，和你在一起才是最快乐的！”

我迟疑地盯着儿子，却发现他似乎真的成熟了很多。

于是也摸了摸他的头。

“好，吃饭。”

“未来的路还很长，妈妈陪你走下去。”

（完）